

快乐地解谜，摆脱地球的重力

【文/张晓雯 图/资料】

苏有朋翻拍《嫌疑人X的献身》、黄子韬主演《夏天19岁的肖像》、凭《唐人街探案》立起了才华人设的陈思诚、《明星大侦探》里的“破解密室担当”白敬亭、又一个新版本的《东方快车谋杀案》引进公映……以2006年新星出版社推出“午夜文库”系列、2008年南海出版公司大量引进东野圭吾作品为起点，如今推理题材在国内已形成一股热潮。读者和观众开始渐渐欣赏，斗智可以是一种游戏，而逻辑自有它的美。

在日本，推理被分为反映人心、反观现实的社会派和注重理性推演的本格派。在国内，相应的原创尝试始终在进行，并以影视化、娱乐化等多种形式贴近大众。一如雷米的《心理罪》、紫金陈的《无证之罪》、秦明的法医系列……仿佛说到类型文学，所描绘的事件总是阴郁。比较起来，在陆烨华这个“本格迷”心中，推理的精华就在于“为什么是他”的过程，在于距离现实一定半径开外幻想的驰骋。他独有的“幽默推理”正如伊坂幸太郎说过的：像是身背重物却轻盈地踢踏舞，越是深刻的事物越要充满活力地传达，因为不论何时，解谜的本质都是快乐。

看不完的推理小说是甜蜜的烦恼

Q：回顾一下你的推理小说阅读史。

A：初中时，爷爷有很多旧书，我大多看西方小说。很早就读了《福尔摩斯探案全集》，那时还没有推理小说这一门类，只是将其当成一部好看的经典名著。看书的过程是串起来的，看完西村京太郎的《双曲线的杀人案》，自然而然会去看阿加莎的“无人生还”模式和与之齐名的埃勒里·奎因。又想到日本也有大师，去接触了特别成人化、妖异的江户川乱步，继而是横沟正史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……最初还是在贝



陆烨华
作家

本格是与时俱进的想象力。想到读者没有想到过的解答，这才是乐趣，回归到推理小说最原始的本质，是种斗智游戏。

塔斯曼上把钱夹在信封里邮寄买书的，读多了就知道你看的这套系统叫推理小说，是怎样的玩法。但很可惜的是，没有更多了。

Q：国内读者开始有机会大量接触推理小说是何时，又是通过什么渠道？

A：我觉得在系统梳理推理小说方面，新星出版社的“午夜文库”和鼓励原创短篇的《推理》杂志作用挺大的。也正是在2006—2008年，互联网开始普及。贴吧、“推理之门”论坛、阿加莎·克里斯蒂中文站等渠道让原本无人可聊推理的我找到了同好，后来更是慢慢演变成线下交流。每次聚会，人人带一本自己家里现存最贵、最稀有的书出来“炫耀”。如二阶堂黎人的小说，是没有中文简体版的；或是听看过的朋友泄底，心中暗自羡慕。虹桥一带有家二手商店“福九善”，我大学时也经常响应召集跟着去淘书，会有人介绍当下日本最红的作家。现在回想起这段纯粹交流推理文化的时光，都特别开心。毕业之后，有人结婚生子，有人忙工作，剩下几个还在坚持着对推理小说的热爱。

Q：从看到写，怎么完成了专业推理作家的身份转变？

A：十几人推理聚会的时候，没人想过真的自己当作家，觉得写小说是一件多么浩大的工程，多么高山仰止、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直到有一天，每天都在约饭的朋友时晨真的在我面前写出一本书了，我也试着回去想诡计了。2016年出了第一本《超能力侦探事务所》，4个短篇。我在互联网行业工作了6年，趁着工作之余创作，总觉得不够完整和连贯。去年年底我辞职了，想用几年时间全职写推理小说。也依然是个死忠的推理书迷，基本是出一本买一本。以前的烦恼是没书看，现在甜蜜的烦恼是还没看的书在排着队。为了创作，也觉得只看推理比较狭隘，会开始看散文、杂文、工具书了。

新本格就是与时俱进的想象力

Q：你曾借小说中角色之口说过“诡计用心，动机真心，逻辑小心”的寄语，怎么看待这些要素？

A：像绫辻行人的《钟表馆事件》、岛田庄司的《斜屋犯罪》，越不可思议的诡计，动机就越重要。光是为了财，就造一个奇特的建筑吗？要圆好一个故事，必须想一个能说服人、触动人的动机，并不是平庸的动机。👉

